

# 制壶人周凤炎： 匠心独运“海黄”壶

文\图 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



“海黄”，海南黄花梨的简称，原产地在海南，尤以昌江王下地区的海南黄花梨最为珍贵。海南黄花梨花纹美丽、色泽柔和，有香味，历代制壶高手视“海黄”为尊贵，好料难寻，得之轻易不敢下手。海南制壶手艺人周凤炎，短短几年的摸索便成为业内口碑良好的“巧手”，这成名的背后，有着怎样的故事？

在约定的时间，来到位于海口市公园路的“周氏兄弟海南黄花梨”，等待与“海黄”制壶艺人周凤炎见面。没想到，他却从海口戏院东侧的一条小巷子里钻了出来。

“熟人找我都会直接到工作室去，因为知道我很少来门店。”他黑黑瘦瘦的，身上还沾着一点木屑，略快的语速透着些许腼腆，“我不懂得做生意，只懂得做壶。”

这个江西汉子来海南工作生活已经快6年了，但他很少与人说起来琼之前的经历。因为他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好讶异的：“难道之前是搞装修的泥水匠，现在就不能是做‘海黄’壶的手艺人？都是靠一双巧手吃饭，都是要用心动脑思考，也都需要一份工匠精神，在我看来没什么不同。”

## 从泥水匠到艺术家

周凤炎出生在江西九江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，海南黄花梨是个什么物件，在他来海南之前的31年光阴里并没有具体的概念。

家境并不富裕的他，因为相信“身有一技之长就不会饿死”，自年少时起就跟着村里的老师傅学做泥水活计。学习和动手能力极强的他，不到半年就掌握了泥水活计的要领，而且做得又快又细致。慢慢的，村里的人宁愿找他做活，也不再找他师傅。

后来，他离乡前往上海谋生，向一位熟人学习电工技术之后，交上的“作业”得到了老板的赏识，从此就把他留在了

身边，把承建工程的电工活计都交给他来做。

如今再回头看去，这两段“教会徒弟饿死师傅”的经典剧情，似乎已经为他在“海黄”制壶领域的后来居上埋下了伏笔。

2009年，因为长期负累工作，周凤炎身体出现不适，于2010年接受手术治疗之后，再也不能负担建筑工地的重活。“说来也巧，当时妹妹在海南做黄花梨生意正需要人手，而我也看好海南的气候适合养病，就决定过来试试。”但周凤炎和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他这一试，竟试成了“茶壶王”。

都说“眼缘”很重要。周凤炎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海南黄花梨时受到的震撼：“那花纹、那香气，透着一股特别尊贵的气质，就连刨下来的木屑都与寻常木头不同！”他被深深地吸引了，尽管那时“海黄”工艺品起步还没有几年，所谓制壶也不过是简单地切出一个茶壶的形状，他还是“赖”在制壶的手艺人身边挪不动步子。

“看了几天，制壶的步骤就牢牢记在了心里，他很快买了一台小小的车床，低价收购了一堆杂木头准备练手，“我还不懂制壶，但已经开始勾画，造型更美、工艺更精的“海黄”壶应该是什么样子，才配得上这样名贵的原料。”

他还记得，在练习了两个多月，做出来的作品“开始有点样子”之后，自己是如何下定决心开始制作真正的“海黄”壶的——咬牙用了身上本就不多的存款买下一块“海黄”毛料，就像过五关斩六将一样，心惊胆战地锯料、刨平、细切、车壳、配盖、精修、打磨、抛光、上蜡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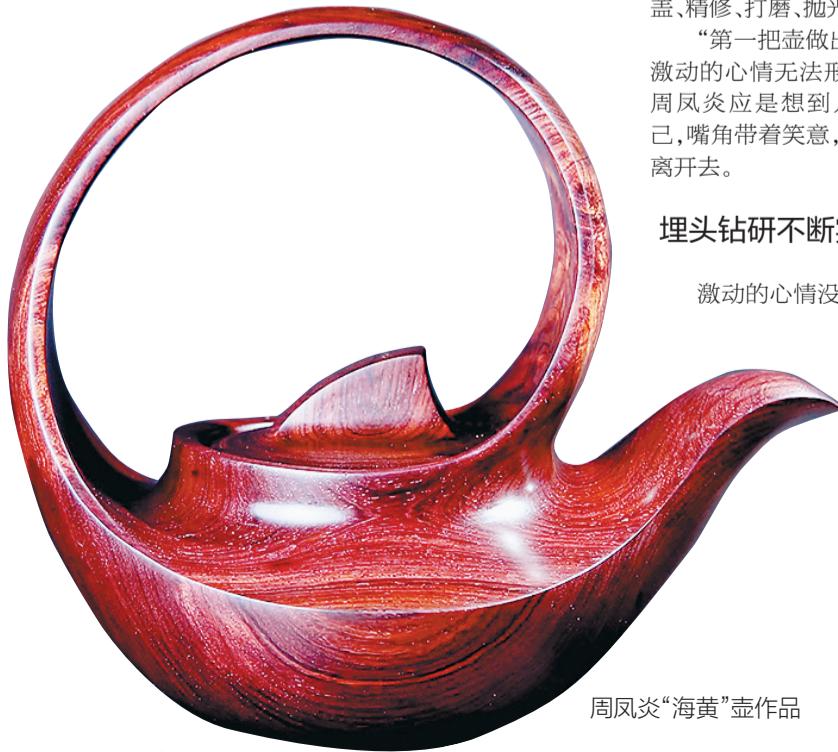
“第一把壶做出来的时候，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。”说着，周凤炎应是想到几年前的自己，嘴角带着笑意，神思有些游离开去。

## 埋头钻研不断实现突破

激动的心情没有持续很长



周凤炎在制作中



周凤炎“海黄”壶作品

时间。尽管舍不得，但不把手上的“处女壶”卖掉，周凤炎便没有办法凑出买下一块毛料的钱。现实就是在这个时候给他泼来了一盆凉水。

一直到现在，海口东湖都是“海黄”工艺品的重要集散地。当时，周凤炎抱着自己的壶，也在最热闹的礼拜天赶去推销。没想到，藏家看他脸生，又打听到他入行不过两个多月，连仔细看壶的时间都不肯付出。

“收藏界还流行一种交易方式，就是藏家提供毛料、挑好款式，给指定的手艺人加工。我还想，不买壶也行啊，给我毛料加工，我的壶也能继续做下去。”可是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萦绕在周凤炎耳畔的都只有藏家的鄙夷，“他们当着我的面就能议论，‘他又没名气，把活交给他做，白白亏了工钱不说，还糟蹋我们的好料。’”

知耻而后勇，周凤炎用5年时间，就让这些藏家刮目相看——他们再想拿着毛料找他制壶，得排队3到5个月。

这5年里，周凤炎都做了什么？除了不断扎实制壶基本功，他还充分借鉴工艺已经十



周凤炎的“海黄”壶系列

分成熟的紫砂壶造型，对“海黄”壶的造型作了改良和突破，创造性地利用海南黄花梨打造了曲壶、西施壶、石瓢壶、笑樱壶等等一大批兼具观赏和收藏价值的“海黄”壶。

或许有人会说，这些造型都是借鉴来的，做出来也不算什么本事。但大家仔细再想，紫砂壶制作时“能加能减”，但“海黄”壶却只能“做减法”，稍有一寸偏差便难以补救甚至全盘皆输，名贵的原料真就如那些藏家所言，“被糟蹋了”。

因为不舍得浪费珍贵的原料，周凤炎还在制壶工具上下足了功夫。他发现，过去人们加工“海黄”笔筒时，一般用车床把中间的木料打成粉末再倒出来，形成一个空洞。于是他想，要能设计一种工具，把笔筒中间的木料整块挖出来，做成手串等小工艺品该有多好？经过一段时间的琢

磨、设计和试验，他竟然真的在2013年做成了一把“能拐弯的刀”。

“能拐弯的刀”还有一个“兄弟”。在加工“海黄”壶盖时，周凤炎又发现，市面上的“海黄”壶之所以循规蹈矩，壶把都设计在壶身的一侧，是因为制作工具过于简单，若是将壶把设计在壶身上方就没办法掏空壶心。又是一段时间的琢磨、设计和试验，他做成了另一把“能拐弯的刀”，并且用它成功制成了第一把曲壶，惊艳四座。

## 吃这碗饭 就要护这块招牌

如今，周凤炎在“海黄”制壶领域已有一席之地，前来求壶的藏家络绎不绝。但是，只要得了空闲，他还是会亲自去往各个市县挑选毛料。

他的弟弟周凤喜记得，2012年，东方八所的一处黎寨里挖出了一块重达110斤的“海黄”老木桩。听到消息，他们毫不犹豫地应当地群众要求，带上现金开着皮卡车赶往当地，“原料越来越少，我们求木若渴，也没有想过就这么带着钱去会不会有危险。”

千辛万苦求来一块好料的事情有，一眼之差看错木料的事情也不是没有。2011年，周凤炎听说周凤喜又买到一块好料，当即结束在三亚的旅行赶回来就要动手。“刚拿到手上也没有看出不同，直到做了一半掏出木芯才发现根本不是‘海黄’。”他长长地叹了口气，似乎还在为此事介怀，“业界有规矩，开了料不管真假恕不退换，跟‘赌石’是一个意思。只能认栽，难过得好几天都打不起精神。”

要问那块木料后来到哪里去了，周凤炎做成了一只笔筒自己用着，“虽然花了大本钱，但不可能让它流向市场。”他透露，出名后有不少原料商人找他“合作”，用越南黄花梨或其他木头冒充“海黄”壶，中间利润非常之大，“他们话没说完，我就冒着火往外赶人。我是手工艺人，吃这碗饭就要护着这块招牌，昧良心的事情绝对不做！”

他是真心爱着这门手艺啊，在回答那个关于“梦想”的问题时，终于把语速降了下来，一字一顿地说，“目前，‘海黄’工艺品的价值还是以原料好坏为主要评判标准。我希望终有一天，制作工艺能够成为人们收藏海黄工艺品时，第一个考虑的因素。”